

说汉语儿童早期否定习得误用现象个案研究

彭小红, 易叔儒

(长沙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 长沙 410114)

摘要: 运用个案跟踪调查法、数理统计法、文献资料法, 对两名1~3岁儿童长期跟踪观察所获得的语料进行分析, 发现三岁前儿童已具备对否定范畴的认知能力, 但还只能习得其中比较典型的结构类型。根据否定词误用的特点把语料中含否定误用句型分成三大类: 分工误用、句法误用和语义误用, 并探究否定误用产生的原因, 提出帮助儿童习得语言和习得第二外语的可行性策略。

关键词: 说汉语儿童; 否定词习得; 误用; 个案研究

中图分类号: H0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收稿日期: 2011-01-06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厅科研课题(08C074)

作者简介: 彭小红(1970—), 女, 湖南涟源人, 副教授, 硕士, 研究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习得;

易叔儒(1985—), 女, 湖南涟源人, 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习得。

在现代汉语否定系统中, 否定词“不”和“没(有)”的使用频率很高, 对否定词“不”和“没(有)”的研究也为数甚多。儿童早期语言发展过程中否定的习得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早在1966年 Klima 和 Bellugi 就提出了说英语儿童习得英语否定词所经历的三个阶段及习得顺序[1]。在国内, 王建勤从正反两方面对汉语学习者“不”和“没”否定结构习得的全过程进行了侧面的描述, 并归纳出否定习得过程的四个过渡时期, 即: 单一否定期; “不”“没”混合期; 以“没”泛化为主的偏执期; “不”“没”分化、整合期[2]。周国光对儿童语言中否定词“不”的否定结构在句法平面的分布状况进行了考察[3]。范莉从词汇、句法和语义三个方面详细考察了儿童对否定词的获得过程[4]。笔者认为儿童语言习得过程中的误用现象对语言习得者的相关学习具有很大价值, 通过错误分析可得知儿童在语义和结构范畴上还存在哪些不成熟之处, 并探究其原因, 从而在语言教育中可以采用相应的策略来提高儿童对语义和语法范畴的认知水平及处理能力。

一、研究设计

(一)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跟踪的对象是两名说汉语儿童 MHR(女)和 ZHZ(男), 两名儿童都出生于长沙, 独生子女, 父母均为高校教师, 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在家均用普通话与小孩交流, 语言习得环境较理想。

本研究运用个案纵向跟踪观察法、访谈法、数理统计法对两名说汉语儿童长期跟踪所获得的语料进行检索和分析。(二)语料的收集与整理

调查者使用录音机和录音笔在自然环境下对受访小孩与周围监护人或同伴的对话进行录音,每次录音时间约为一小时。两岁以前的录音周期为每周一次,两岁以后则每两周一次。每次录音结束后,调查者对儿童照顾者进行访谈,以便对小孩的语言产出情况进行深入了解。录音后调查者根据 CHILDES 对儿童语料的转写格式人工进行文字转写,最后再由一名非转写人员核查以保证其准确性,本研究所用的语料均来源于此。

本个案研究分别从 MHR (01;06;12—02;11;29) ① 此年龄段选取 28 个观察点和 ZHZ (01;06;19—02;11;00) 此年龄段选取 28 个观察点进行研究。本研究只关注语言表达层面上的习得情况,不分析儿童使用非语言手段来表达否定概念的情况,并排除模仿、含糊不清和故事、诗歌、歌曲中出现含有否定词的情况。统计词频时,儿童不断重复的含有否定词的语句只计一次。得出 MHR 和 ZHZ 否定词“不”、“没(有)”的始现时间 占总否定词的比例及误用频率。(见表 1—表 4)

表 1 否定词“不”、“没(有)”始现时间

研究对象	“不”	“没(有)”
MHR	01;06;12	01;07;02
ZHZ	01;06;19	01;07;17

表 2 否定词“不”、“没(有)”占总否定词的比例

研究对象	“不”	“没(有)”
MHR	77% (351/455)	23% (104/455)
ZHZ	76% (355/468)	24% (113/468)

表 3 否定词“不”、“没(有)”误用频率

研究对象	“不”	“没(有)”
MHR	8.6% (39/455)	1.5% (7/455)
ZHZ	3.8% (18/468)	0.9% (4/468)

表 4 否定词“不”、“没(有)”分工误用、句法误用、语义误用频率

研究 对象	分工误用		句法误用		语义误用	
	不	没有	不	没有	不	没有
MHR	17.9% (7/39)	42.8% (3/7)	25.6% (10/39)	28.6% (2/7)	56.4% (22/39)	28.6% (2/7)
ZHZ	27.8% (5/18)	22.5% (1/4)	33.3% (6/18)	22.5% (1/4)	38.9% (7/18)	50% (2/4)

二、研究结果与讨论

(一) 研究结果

从上表中可得出如下研究结果:

(1) 从表1可得知两名儿童在一岁半时就习得了否定范畴的概念;且“不”早于“没(有)”习得;虽然对否定的初现时间存在着局部的个体差异,但两者对不同否定词的习得顺序是一致的。

(2) 从表2可知两名儿童在否定词使用过程中,否定词“不”的使用频率都明显高于“没(有)”的使用频率。

(3) 从表3可看出早期儿童在否定习得过程中存在语言误用现象;后习得的“没有”正确率高于“不”的正确使用率;且不同儿童在否定词习得过程中否定词的正确使用频率存在个体差异性。

(4) 根据表4可得知儿童否定范畴的误用是有章可循的,其主要误用类型有分工误用、句法误用和语义误用三大类。且误用频率顺序为语用误用大于句法误用和分工误用。

(二) 研究结果讨论

1. 否定词“不”、“没(有)”的分工误用

否定词混用在儿童早期语言否定习得中比较常见,吕叔湘曾在《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版)对“不”和“没(有)”这两个否定标记差异的认识是:从否定事件的“时”来看,“不”否定的是事件的未然性,“没(有)”否定的事件具有已然性;从否定自身的态度看,用“不”否定具有一定的主观性,而用“没(有)”否定是客观的否定[5]。李宇明指出儿童到三至四岁时才获得表示现在时的“现在”,三至五岁时才获得表示过去时的“已经”,到四至六岁才习得表示将来时的“就要”[6]。所以笔者认为两名儿童否定混用的主要原因是其对现在、过去、将来时态和对主客观愿望不分而导致的。幼儿们用“不”代替“没(有)”,或者用“没(有)”代替“不”,是由于在习得过程中他们把“不”和“没(有)”看成两个可以互换的自由变体[2]。

如:

(1) *INB②:那东东是不是坏蛋?

*CHI: 没有。(ZHZ01;08;08)

(2) *MOT: 他哭脸了没?

*CHI: 也不哭。(ZHZ01;08;15)

(3) *CHI: 妈妈以前没老。(MHR02;09;08)

(4) *INJ: 刷了没有?

*CHI: 我不刷牙。(MHR02;09;27)

(5) *INJ: 那妈妈陪没陪你去呀?

*CHI: 不陪。(MHR02;10;25)

(6) *MOT: 骗我吧?

*CHI: 不骗。(MHR02;10;25)

从以上例句可知一岁半到三岁儿童语言分工误用主要体现在用“不”代替“没(有)”,也是用表示主观愿望否定“不”来替代表示客观的“没(有)”,从而造成“不”的泛化。从儿童对“不”使用的泛化现象,我们也可以看出否定词使用在儿童语言中具有明显的不对称性,即:“不”的使用频率远远高于“没

有”的使用频率。

2. 否定词“不”、“没(有)”的句法误用

句法结构误用是由于儿童的语法具有模糊性[7]。由于儿童语言句法能力有限而分辨不出核心词,从而导致否定向内部否定过渡的过程中出现误用,主要体现在否定词的位置上。

幼儿否定句出现在独词句阶段后期,根据所收集的语料可得知,该时期幼儿否定句的特点是将否定词直接置于名词之前。例如:

(7) *CHI: 不阿姨-。(MHR 01;06;12)

(8) *CHI: 不气球。(MHR01;09;13)

幼儿电报句阶段的句法结构错误有“不”直接放在相对肯定句的中心词之前从而形成“不+肯定句中的核心词”结构。

(9) *INJ: 想不想回去啊?

*CHI: 想不去。(MHR02;05;26)

(10) *INA: 你能不能进去阿?

*CHI: 不进去。(ZHZ01;11;02)

(11) *CHI: 没有钱给我。(MHR02;11;23)

根据“不”和“没(有)”否定结构在儿童语言中句法错误分布的情况,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否定结构的习得也是有序的,这种有序性与否定结构的复杂程度有一定的相关,从而说明语言习得的共性。根据以上误用情况,我们可将句法误用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否定标记词一般都位于句首,即:不+核心词,形成一个大的否定范畴;随着语言的发展,进入到第二阶段,即:不+肯定句中的核心词,或是放在句末。然后是第三阶段的出现,儿童获得否定词从状语的位置嵌入补语中。

3. 否定词“不”、“没(有)”的语义误用

由于儿童的认知能力有限,幼儿对客观世界的体验缺乏逻辑知识和对百科知识的了解,从而出现答非所问的语义误用,其实当他在使用否定结构时,有时并不一定表示他真正对存在、事物、意愿等的否定。

(12) *INF: 瓜子好吃还是李子好吃啊?

*CHI: 不好吃。(MHR02;00;17)

(13) *INF: 阿姨是不是小气鬼?

*CHI: 不好。(ZHZ01;09;06)

甚至有时在问题还没有说完之前就不假思索回答时还存在前后矛盾的情况。如:

(14) *INI: 帽子冷的时候戴还是不冷的时候戴?

*CHI: 不冷,外面有+... (MHR02;06;11)

(15) *CHI: 没买肉啦,买了一些呢。(MHR02;10;07)

(16) *INC: 你有没有手机?

*CHI: 不要。(ZHZ01;08;15)

(17) *MOT: 喜不喜欢啊?

*CHI: 不好。(ZHZ01;09;06)

(18) *MOT: 东东是不是小气鬼啊?

*CHI: 不好。(ZHZ01;09;13)

从上分析发现早期儿童已经具备了对否定范畴的认知能力,但作为一个总范畴来说,还没有完全获得,只是掌握其中比较典型的否定结构。在语言习得过程中语言误用是必经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是从普遍语法向特性语法的转化过程,幼儿在语言语境中对各项语言项目不断进行模仿、评估、纠正最后达到习得[8]。

三、结语

通过对说汉语儿童 MHR 和 ZHZ 长期跟踪调查研究语料分析他们早期否定结构误用的情况,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儿童在一岁半时就习得了否定范畴的概念,其使用的否定词主要有“不”和“没(有)”;且“不”早于“没(有)”习得;且“不”的使用频率明显高于“没(有)”的使用频率。笔者还发现否定词的习得过程中存在语言误用的现象,其主要误用类型有分工误用、句法误用和语义误用三大类。

儿童语言的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新的语言单位和规则的习得总是用已掌握的知识去同化未知的,所以儿童新的语言习得在很大程度上受儿童现有语言水平的限制[9]。儿童否定使用错误是由于对时态和对主观能动性及语法认识的模糊性所导致。克拉申在“输入假设”中认为:只有当习得者接触到可理解的语言输入,即略高于他现有语言技能水平的第二语言输入,而他又能把注意力集中于对意义或信息的理解而不是对形式的理解时,才能产生习得。如果习得者现有水平为“i”,能促进他习得就是“i+1”的输入[10]。根据克拉申的观点,这种“i+1”的输入并不需要人们故意地去提供,只要习得者能理解输入,而他又有足够的量时,就自动地提供了这种输入。按照输入假设,说话的流利程度是随时间的流逝自然而然地达到。鉴此对儿童语言教学中,可理解语言输入是习得语言的关键,家长和教师的最大职责就是让儿童接受尽可能多的可理解的语料。

注释:

①文中 01;06;12 表示小孩年龄为 1 岁 6 个月零 12 天,以下类推。

②在转写文本中,用 MOT、CHI、INA、INB、INC、INF、INI、INJ 分别代表母亲、被试儿童、研究者 A、研究者 B、研究者 C、研究者 F、研究者 I、研究者 J、下同。

参考文献:

- [1] Klima, E. & U. Bellugi. Syntactic Regularities in the Speech of Children [C] // In J. Lyons & R. Wales (eds.). Psycholinguistic Paper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66: 183-208.
- [2] 王建勤. “不”和“没”否定结构的习得过程 [J]. 世界汉语教学, 1997, (3): 92-100.
- [3] 周国光. 儿童使用否定词“不”及其相关否定结构状况的考察 [J]. 语言文字应用, 2002, (4): 42-49.
- [4] 范莉. 儿童对普通话中否定词的早期获得 [J]. 现代外语, 2007, (2): 144-154.
- [5] 吕叔湘. 现代汉语八百词: 增订版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383.

- [6]李宇明. 儿童语言的发展[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217.
- [7]朱德熙. 语法讲义[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42.
- [8]于善红. 从独词句和否定句看标记与习得序列[J]. 现代外语, 1999, (4):379-396.
- [9]李宇明. 儿童语言发展的连续性及顺序性[J]. 外语学习, 1994, (5):18-23.
- [10]Krashen, S. D. The Input Hypothesis: Issues and Implications[M]. London: longman, 1985:72.

A Case Study on the Misuse of Mandarin-speaking Children's Early Negative Words

PENG Xiao-hong¹ YI Shu-ru²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Changsha Hunan 410114, China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Changsha Hunan 410114, China)

Abstract: With longitudinal method, statistical method, and document method, an analysis is conducted according to the longitudinal data of two children from one to three years old. The result shows that children before three years old have already had the cognitive ability of dealing with negative category, but this ability is limited to the typical structures representing the negative category. According to the features of negative words' misuse structures from the corpus of the misuse of negative words, three types of misuse are sorted out, namely, admixture misuse, syntax misuse and semantic misuse. At last, the study proposed the feasible strategies for improving the children's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ccording to the reasons of negative misuse structures.

Key Words: Mandarin-speaking children; acquisition of negative words; misuse; case study